標註

傳習錄

中

ロ 13
3435
2

門中庫
第3435
巻 2

德洪姚錢氏名實德洪其字也避先世諱以字行號緒山王門上足也王龍溪著之行狀出龍溪全書

答徐成之二書全書外集第五載之而和刻文錄第三卷收之據下文言置二書於外集全書為是

傳習錄卷之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嘗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入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與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

昭和十六年九月三日
野村堅

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
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
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
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
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
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違
違然不恡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
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

清伯陸澄字即原靜也
四書一今安所謂四書者答周
道通書一首答陸原靜書一首
答歐陽崇一書一首共四書也
通答人論學一書前共五書也

譆譆字彙乃交切音鐃爭也又
多言也

洶洶字彙水勢又水涌聲

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譆譆終身至於斃
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
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
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
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
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
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
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蔽

斤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
絶無有纖介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
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
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
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人論學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
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
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一道盡復何言哉
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
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
提撥緊要由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世師
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
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遭讒被斥　年譜嘉靖五年四月大吉公覲見歸於時致書先生于敷文書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至論學爲事恐率不得罪於人竭忠愛君無二字及於得罪榮辱之間

答人論學　案通本及全書其作答顧東橋書一本作論學與德洪小序合今改之

東橋名璘字華玉

案年譜嘉靖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壹月一——穴名左傳成公二緊予曰居肓之上肓之下若我何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
爲問聽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
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
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
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
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

非謂有等！據答書謂有之間
當有截然二字而字法亦有之
爲是然本集亦脫之

能不無一據來書不字義然全
書中所載及異本文錄皆存之
▲已乎一莊子太宗師曰若化二
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
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
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釐條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
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
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
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

注曰已乎助語也○此卷六十八版暴其容忍已乎七十四版輕背於孔已乎皆此類也

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

即是意即是行之始一朱子大學誠意章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

恐後之後和版誤作行

所謂一來書所謂也

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喩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候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眞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

俾諸本誤作稗今改

眞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
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
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
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
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
進之說眞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

朱子亦言眞衆理而應萬事本心之外豈亦有物理乎

有孝親之心一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已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親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

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

已以其全體側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

盡心考證第十一卷八版詳

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五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五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贊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盡生

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天爲一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而已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

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一然已眞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

捕風一邵祀志求仙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

卒天下一孟子滕文公上篇語集注曰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與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

玩物喪志書經旅獒語
取其一其指朱子文集
晚年定論僞書卷首羅整菴書論之詳

其身之陷於罪戮啞啞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
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
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
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
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
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
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
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
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
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
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與抑在於
吾心之良知與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與其
或可以手而援之與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
於孺子之身與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與以

孟子 公孫丑上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井曰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云云
孟子離婁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云云

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一
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
乃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
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
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
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

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
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
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
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
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觚字彙作簡也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舊說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

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

明道一云一窮理字本出易說卦明道以只優一字活說之王先生所說窮理則以心說之故知行眞在其中蓋亦明道之意朱文公所說特以知識一邊故不貫行在此遺書洛陽議論而橫渠朱子並議之共見中庸輯畧下

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於至命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

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因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未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

四此字指良知

禮記仲尼燕居云治國而無禮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字彙倀倀無見貌

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致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

理誠使民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牛品遂
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
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
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
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
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
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

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
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
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
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
彊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
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
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
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

滸居端坐云云是本王子之說
戒然自世儒以陸王之學流為
頓悟宗後學者不聞其道不講
其學想像恍惚遂以為滸居端
坐云云之流亦可笑語錄中所
說不可枚舉答畫眉亦自明辨

正所以窮理云云——但非朱
子所謂窮理耳

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
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
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
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
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
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
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
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
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
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
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
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
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
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
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
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

格于文祖語出書堯典朱子大
學或問引以證之
有苗來格書大禹謨曰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注誕大也
格其非心語出書冏命篇格字
考出上卷十二版

今案窮理二字出於說卦傳

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

異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邪蓋太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

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已而爲是言耳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吾子之心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

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凊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致知在格物

奉養之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

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學者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敝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大道若夫

汲汲宇彙不休息貌

舜不告而娶事見孟子離婁及萬章上篇○武不葬而興師事見史記伯夷列傳○養志事見孟子離婁上○小杖大杖孔子家語六本篇曰曾子芸瓜斬其根云云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云云小杖則受大杖則逃定云云○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朱子考異之昌黎外集五月五日下聊耶代酬二十卷等論之李浪溪自省錄亦論之○廬墓孟子史記家語等有此事魏史有王良徐節孝載言行錄劉殷廣墓見宋史選舉志孝義載語朱子大學或問中亦引此語

禮記經解曰禮之於正國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文錄第四禮記纂言序曰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遂以方圓為規矩則規矩之明良矣

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

舜稱堯之聖曰不及禹本於象山之意考下文三十二段出之

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

為無後一離婁上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孰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

多聞一論語許為政云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言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述而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傳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好古一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者也博學審問出中庸○溫古一出論語為政及中庸○博學詳說孟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好問一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云云

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太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一論語子張篇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註曰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孟子諱出於告子下

德性之良知此卷六十五原答歐陽崇一書與之辨

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足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

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
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
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
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
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
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
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
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
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
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
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
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
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

朱子註子貢論語備盡公篇語
朱註曰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
言此以知言也是說甚支離知
行既爲二一其爲一以貫之者果
何也

學一告子下篇語

朱子亦一朱子於論語則注之
曰溫尋繹也是以知釋之者也

於中庸則注之曰猶燠溫之溫一涵泳乎其所已知一是存心之屬也云云是以行釋者也

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

楊墨一孟子滕文公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云云註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近思錄伊川先生曰至知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鄉愿一論語陽貨篇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篇萬章曰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居之似忠信云云▲堯舜一事詳出孟子萬章篇▲子之一事見孟子公孫丑下○又孫惠王下齊人伐燕注曰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云云史記出燕世家▲湯武放伐事見孟子梁惠王下▲楚項一楚項羽立義帝輔攝之後弒之事見史記項羽本紀▲周公輔成王攝政事見周書▲莽一通鑑綱目前漢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居攝踐祚注初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之事如成王周

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爲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帥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

公故事群臣皆以為宜○又多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操一
禰曰後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適從一左傳僖公五年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明堂辟雍考出後▲曆日曆律音律▲封禪共祭名考見後▲論語一是述而篇我非生而知者章集注尹氏語也故答書曰稽論語者云▲來書或脫襍字也

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辨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

呂氏月令一秦呂不韋所撰之書名曰呂氏春秋○禮記月令篇正義云按鄭氏目錄曰本呂氏春秋十二月記之首章也○又明堂位題注正義引鄭氏目錄詳言其制○又太戴禮有明堂篇▲齊宣一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案王先生之說蓋論其本而孟子之教是我愛其禮之意也○齊宣當周三十七代赧王之時▲幽厲一厲王周室第十六主幽王第十三王周道從是傷衰▲無恙一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猰貐善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茅茨一史記本紀茅茨不剪土階三等是堯之治也▲成王康王周之第二第四王也▲不忍人一孟子公孫丑上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斯有不忍人之政云云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安得而見之耶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

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
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
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
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
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
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
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
▲武帝一綱目漢武帝建元元年趙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史記天漢四年東巡狩祀明堂修封禪▲武后一謂唐則天皇后綱目中宗嗣聖五年二月毀乾元殿作明堂▲辟雍一禮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古注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代之學一孟子滕文公上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云云皆所以明人倫也云云▲孔子云語出里仁篇▲聲爲律身爲度本史記禹語▲然後可以語之一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
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
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
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
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
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
學卑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
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

▲器數之末一禮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儀禮經傳通解冠義下朱子曰今按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云云▲曾子一語出論語泰伯篇▲堯命羲和一書堯典文蔡註云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

云云亦此意也▲小慧一論語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注小慧私
智也
▲推步 後漢馮鯉傳善推步
之術注謂日月五星之度昏旦
節氣之差史純黃高本紀迎
日推筭

於今循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
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
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
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
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
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
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
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於亦未之思邪

靡一字義蒼慶也又無也又燭也又滅也
司馬相如一漢武帝元鼎六年
網目曰帝自制封禪儀注初司
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
泰山會寶鼎出乃命諸儒采前
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云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
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
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
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
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
專指義理而言也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
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

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因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

夫本塞源一左傳昭公九年文字○案是至論中之至論明文中之明文自秦漢以來數千歲之間惟有此一文而已

暨一字衆說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是程子語然本禮記禮運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語其視天下之人一張橫渠西銘正言此意

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氷堅於東叢繹於前而雲滾於後呶呶爲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

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有我之私一近思錄程子曰人有身則有自私之理宜難與道一云

聖人有憂一孟子語考出下

心體之同然一孟子告子上云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云云

▲堯舜視民一書大禹謨語考出前

命契一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敷中一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啟明如朱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孟子萬章上曰丹朱之不肖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

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
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
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
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
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
之中治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

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
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
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其時天下之人
愿愿諄諄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賢之
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
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
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
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

愿愿一老子經衆人愿愿如嬰兒
太牢如春登臺
諄諄一孟子盡心上王者之民
諄諄如也注黃犬自得貌

象山集要三與包顯道書曰古
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特才
智不若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
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
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

能大自奮發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云

喪一契一嶷一考並出上卷

侑事侑有一孟子梁惠王上云侑足以事父母侑足以畜妻子

▲庚之一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庚曰伯庚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蘧篨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夔之通禮即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相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無若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不言而喻一孟子盡心上曰四體不言而喻注云言四體不待言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至易至簡一易上係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上云云

王道熄一孟子離婁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注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

假之外一孟子盡心上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無塞一明道先生論異端曰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掩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近思錄

管仲商鞅藉秦張儀皆霸功權謀之徒傳共見史記列傳

世之儒者指漢儒

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憬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焉傳之以爲多聞有詞章之學焉修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舉足於天下

煨燼一秦始皇焚天下之書其殘編或存者謂之煨燼之餘

聖學之門牆一論語子張篇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訓詁一漢有專門學毛萇之於詩鄭玄之於禮之類也今時談詩經者皆知鄭之而其於論孟則又不過爲之訓詁而其詳則卻不如二子之於詩禮之類

籍籍一音藉語聲別漢江都易

王傳曰詩籍籍

跳踉一勇躍貌莊子跳踉乎井幹之上

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聲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習以成性一太甲曰習與性成

軋一字彙乙黠切勢相傾也

銓一字衡輕與銓同莊子胠篋才
諷說之徒注輕重入物也○銓
量也度也
樞一車軸蓋謂樞要然連銓字
則遷拙人才之官唐有尚書銓
侍郎銓等是選官也
潘泉一謂潘鑰之官泉閩同音
攀

舉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
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
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
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
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

成天下之務易上係辭曰唯幾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若是之積染一應上文霸術之
傳積漬已久云若是之心志一
應上文功利之心云云○若是
之學術一應上文記誦知識聞
見辭章等語
贅疣一莊子附贅垂疣○宇彙
疣瘤也○宋王元暐圓枘而方
鑿今吾固知鉏鋙而難入○宇
彙枘音內
其勢有所必至一指上文所謂
斯人淪胥獸夷狄而猶自以為
聖人之學之說

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成天下之務而
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
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
是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
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
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
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
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

豪傑一善字盡心上曰侍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答周全書作啟問和刊從之而異本有作答周者今據從之夫啟問不知為何義而見卷首德洪之小序有答周道通陸清伯語則其以字相似誤之無疑○案此本全書題下有甲申字是嘉靖三年先生五十三歲之書也按年譜嘉靖元年二月龍山公卒三年四月服闋前書中所謂憂病及蒞憤等語是喪中之詞也而下文言春間再承則是為三四月中之書界可知

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或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周道通書

吳會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眞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忘向背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貿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畧下轉語奉酬艸艸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

立志一是先生之教人格致之基作聖之功固無別法而示氣立志說甚詳盡可並考

能只悉此志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覺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一二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行凡寓目指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

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習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畧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眞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眞切耳自

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
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
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
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
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
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
底氣象一併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
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
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
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
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
子繫辭原自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
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
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方便　法華有方便品祖庭事苑曰方謂方法便謂便宜○善門以法為入道之門也

易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朱子本義曰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必思慮為哉○近思錄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

此卷答歐陽崇一書再論此條蓋其餘意

寂然一易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案無思無爲是說本體何思何慮是說工夫然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要無二致也○又案上卷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說與此少異也蓋前說也

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覺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

濂溪一太極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注曰無欲故靜

昔人一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學者不必學聖人已欲學聖人須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論語公冶長篇老者安之註程子曰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小人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慶而

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眞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眞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

程子語出近思錄類下語同○子曰子貢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伊川前說本之而活說也

事上磨鍊此亦王氏之家法而格物之實功博文約禮之事也上卷二十七葉曰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又三十六葉曰人正要此等時磨鍊○下卷五張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

矣程子嘗云觀著甚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

乃有益只好靜遇事便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實放溺也○又三十一張曰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云云

▲安可謂無事○上卷五十二版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所謂一此卷答陽明書亦云云論此條

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十分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

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

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二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

朱陸之辨外集第二卷呆徐成之第一書詳盡然錢德洪於小序論之其意亦可見

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當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

吳涉禮一案二程全書及近思錄所載并作吳師禮是益州書之訛○介甫王荊公字

▲先生與人一文錄第一答汪石潭內載畫日有未盡不惜教論不益於兄必益於我是辛未之書先生時四十歲

者輒爲動氣甚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顧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

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垢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咻咻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昔人一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

近思錄道體載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益生之謂性人生下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云云名是文曰性論朱子作之註見全書○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

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不

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程子語見遺書曰論性一二之則不是

答陸原靜一是嘉靖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時之書○文錄第二寄陸原靜書云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

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敢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云云

案原靜嘗溺仙釋又好寧靜故所問多其病上卷原靜所錄可以見之

易曰象傳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前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至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恒照者也心之本體即前所謂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

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明則一一則精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

前日精一一文錄第一答陸原靜第一書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蓋區區仕生益嘗深乃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然不睹恐懼不聞而專主於心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云云

元神一上卷四十一版既有此問及此答

近思道體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不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案程子論道體如此而朱子亦從之然而其所以終支離者蓋別工夫本體分知行先後及格物致知之繇差以致之耳而其論道體亦至精微之處則不能無少違也當精察之

陰根陽陽根陰太極圖說語

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眞陰之精眞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故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

三關一五重關瑞蕙庭經曰乙為天關手為人關足為地關七返道書從寅至申為七返丹九還關瑞曰隱丹經有大小還丹九還盧谷九轉言九遍循環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

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耶

動而未嘗一通書動靜章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

動中

動極一太極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

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欲
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
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
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
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
則至誠無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
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
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
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
滯於文義則辭害意矣遺者見是周果無遺民也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
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
極生生之理妙用無窮而常體不易太極之
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

以意逆志一孟子萬章上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註曰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貞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大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

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
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
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
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
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
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
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
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

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
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
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
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
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
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轉非是轉
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

元會一十二時爲一日三十日
爲一月十二月爲一年三十年
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
爲一會以十二會一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爲一元見皇極經世
書○刻者漏刻也以一晝夜爲
百刻○秒者一晝夜十万分之
一也忽微者又益少細也
所謂一伊川易傳序文
心從法轉一出六祖法壇經
嘗試孟子梁惠王上曰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

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窩然消阻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昏蔽若不與爲者何歟

憂懼若不與爲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昏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

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

再問也

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愼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愼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愼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

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與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與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啟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

不貳一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養生一周子通書後録養心亭記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其蓋寡爲以至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之善有大爲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孟子出盡心下

但有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

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
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刋剃洗
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
欲未萌一案是王氏家法上卷三十一張曰無事時將好色好
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按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水不復起方
始爲快云云又下卷三十九版曰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
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按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眞是
去得人病根更有未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云云可並考之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
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
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
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
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
之是猶引尸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大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
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
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
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
滅於東而生於西引尸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於不思善一語出六祖法壇經而凡禪錄中多言之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淨自在惟有寂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條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寂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游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

佛氏常惺惺一是謝顯道說存養之語然本於傳燈錄瑞巖師主人公惺惺否之語故云佛氏

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日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會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 得兎ㇾ韓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莊子外物篇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筌蹄取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在兎意在得兎也○案是語又用韓非子意用莊子者

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

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
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
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
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
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
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
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

佛氏所謂一是聲聞乘之學
○槁木死灰語本出莊子齊物論
佛氏又一是禪家常談如臨濟喚主人翁類

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
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
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卽
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
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
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
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
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功即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即是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查字無查滓義正字通渣注曰俗為渣滓字云云滓注曰聚也濁也

質美者一近思錄為學明道先生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查字無查滓義正字通渣注曰俗為渣滓字云云滓注曰聚也濁也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功即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即是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查字無查滓義正字通渣注曰俗為渣滓字云云滓注曰聚也濁也

為學有二病一是信不及一是自小故安於暴棄一是自大故溺於高遠

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

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畧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此正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仁義禮智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蓋累果一物乎

聰明睿知一中庸二十四章朱註曰聰明睿知聖人之資也

子房張良也○仲舒姓董共漢人○叔度姓黃名憲後漢時人太原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瀆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孔明姓諸葛瑯琊人○文中見前○韓韓魏公名琦○范范文正公名希文

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假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以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二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畧

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
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
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
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
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
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目少物
欲爲之牽蔽但循著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
是多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

行不著一段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
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
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
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
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
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
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
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

以己之昏昏一孟子盡心下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周茂叔一近思錄爲學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眞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眞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眞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

樂是心之本體下卷四十六

眼前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過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何道可得一是只推其意言之耳而上文亦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之問騎驢一傳燈不解即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

傳習一諦出十卷此卷是續錄故指上卷曰舊習錄

即此而在矣每閱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而不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瞭如明鏡罣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

佛氏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剛經文

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往處病瘧之喻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晩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氷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文錄第二書惟原靜書曰南元善昌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卽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其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嘗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莫敢如此披豁吐露說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云云

佛家一涅槃經二十六日凡一切凡夫雖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人亦復如是○祖庭事苑第八獅子咬人下云大般若論云有獵塊於犬犬逐塊也塊終不止有獵於獅子獅子逐人其塊自止案是自大般若論變來也

答歐陽崇一一據前後例當有書字○崇一名德案年譜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之書也一日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一旦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然執贄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傯後稍本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來書一來書上本有崇一二字今據前後例除去之

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入逐塊之喻見塊撲入則得入矣見塊逐塊於塊矣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

孔子二云一二字空篇語先生之解與朱說異詳見下卷四十七版

意良知雖不出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二云五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

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疇咋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疇咋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之末則是二矣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

鶻突　正字通不兒編云糊塗讀爲鶻突或曰糊塗不分曉也鶻隼也突起鹵莽之狀也

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亹亹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師云上文纔周道通書中語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弊大率非

壬辛正德十六年壬午已及嘉靖元年辛卯之歲也

思曰一段作一句共書經洪範語

心之官一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忽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以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

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攘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學不了事不

已甚長、上孟子離婁下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集注已猶太已乎一功善也考出此卷四版

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忘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

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疇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對酌謂停無非是致其良知

君子素一中庸語○思了出一易艮大象傳及論語子罕篇曾子語○凡謀至能者歐陽修秋聲賦文

勞其筋骨至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文

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

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矣誠一眞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

諭書憲問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因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

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云矣案先生是說頗論此注文之弊

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

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本義曰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能知阻則不困於阻○今案險者易之反阻者簡之反也吾之德行既易簡則自然知其險阻而無疑猶邪者正之反而吾之德既正則一毫之邪無所不知也

先天至神乎易文言語○傳習下四十三版曰先天而天不違夫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實際一出傳燈潙山傳字彙際極也

恒易以知一易下係辭曰夫乾

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已昏矣然亦頴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

自信一和版文錄第四答陸元靜第二書曰以講學異同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雖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雖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云云○第五答友人書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焉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自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蔽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

眞書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源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眞哉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益已之惡而已矣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云云○傳習錄所載答羅文莊書自信之意深切著明可與此參之

整菴名欽順字允升文錄一本在
廬下有庚辰一字○是正德十
五年先生四十九歲之書○年
譜是年六月如贛
匆匆一字彙匆字注曰匆匆凡急
遽者稱匆匆今俗干匆匆中斜
加一点讀總失其真矣

神不必言而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
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
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
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
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
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
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孚其敢自以爲極則
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
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詆譽
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
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
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
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感激當何如
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節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以口耳者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太學古本

之復以入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其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

而誤之誤全書及通本皆作補異本文錄之　書其作誤今從之

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乎來教謂如必以

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以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

精義至德也易下繫辭文
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且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疑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疑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一先生大學問發盡精微其如所謂身心意知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省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宜熟玩

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

義外一出孟子告子上文公孫丑上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凡執事一案今之講王子者亦不過此數說夫先生之論明白詳盡如此而猶以是議之何其頑也

蓋嘗鬧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重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流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

邪說誣民孟子滕文公下語
人得而誅一孟子滕文公距楊
墨注邪說謂正人人得而攻之
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乱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朱子九條一朱子太學或問格
物章舉程說九條曰此九條者
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
蹟其次第工程也 ○九條則言
作用

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一至乎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一至乎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

楊墨一考出于前○近忠錄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鑒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與前而厚則漸至於義墨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

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

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二云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

所謂一象山集卷第一與曾宅之書曰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

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
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
其間意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
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
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
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
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咢
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
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
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
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
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
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
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
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

衆方嘻嘻一易家人九三家人嘻嘻終吝
嘻嘻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出涕一易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晚年定論一附錄於下卷以此書稱晚年者而其并年之論或有之歟陸庵識之故答書云云

一旦與之一年譜正德二四年下當參考之

知我一詩王風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憊荅天此何人哉

不直則道不見一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求見章孟子語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益不忍牴牾朱子二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喜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

答之通一書出論語孟子諸篇小人之過同上

了了於紙筆間也墜乎執事所以開道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閒證悗悗此情何可當

所請和刑本作祈請全書及異本傳習錄皆作所請今從之

聶文蔚名豹蔚音畏是嘉靖五年八月書○據前後例則題下當有書字○年譜曰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錢塘來見先生云云然此書曰春間則譜言夏者失考也○案異本傳習錄繼自是以下為中卷之四○異本文錄第三載之而無證悗悗三字及已期至靜地十字又復至無甚齟字而板留之上有甚欲二字浣慰之下有可知二字異本傳習錄亦同　▲悗悗一字稟謹也

悗悗一全書作快者非也
無甚一甚疑堪字誤然全書亦作甚
浣慰一浣與澣同音義濯垢也

也已期一二同志屢處辭地板留旬日必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悗悗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又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益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眞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信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淺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

天下信之」此卷七十一版億
逆之說及冠注詳之」
不見是」易文言曰遯世無悶」
不見是無悶」
謖謖」宇彙註蕭也

媿辭讓爲乎改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謖謖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

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

一夫不獲一孟子萬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勤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堯舜二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言而民一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熙熙皞皞考出前孟子盡心上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也

訐人之私一論語陽貨篇子貢曰惡訐以爲直

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頗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撓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

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出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

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滾流者呼唬匍匐踡跼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唬顛笑於其傍以爲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顛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

匍匐一詩經邶風谷風篇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集傳云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貌也

入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
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
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人乎而又
況於新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
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
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
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
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
爲佞 ▲未賢一又子張篇曰叔孫武叔語
▲又陳子禽謂子貢曰二爲恭也仲尼豈
▲又述而陳
爲諂一論語八佾篇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也 ▲爲佞一
又憲問篇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
太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又叔孫武叔毀仲尼云云
賢於子乎云云 ▲不知禮一又八佾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子知禮云云

司敗問曰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redacted]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知之矣 ▲娣而阻之一論語大注齊人歸女樂以
馬桓魋欲殺之○又述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
事一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 ▲欲殺之一又適宋司
晨門一又憲問子路宿於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
荷蕢一又曰子擊磬於衛有荷
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既曰鄙哉硜硜乎莫己
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
揭 ▲升堂一又先進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所
見一又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
說 ▲欲往一又陽貨公山弗
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

者有殺其爲俟者有毀其未賢誠其爲不知
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
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
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
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
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
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

云云○又佛肹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云云 ▲爲衛一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云云 ▲汲汲一不息貌 ▲遑遑一字義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爲如有求而弗得注猶栖栖也 ▲不遑於暖席一班固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暖而墨突不得黔 ▲吾非斯一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云云 ○又子路從而後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 ▲果哉一事見憲問篇 ○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耰而不輟於爲席者寧以薪人之道而不暇於道路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有是哉子之迂也云云 ▲汲汲一不息貌 ▲遑遑一字義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爲如有求而弗得注猶栖栖也 ▲不遑於暖席一班固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暖而墨突不得黔 ▲吾非斯一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云云 ○又子路從而後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 ▲果哉一事見憲問篇 ○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耰而不輟於爲席者寧以薪人之道而不暇於道路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之道爲已任願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太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太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墜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

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有是哉子之迂也云云 ▲汲汲一不息貌 ▲遑遑一字義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爲如有求而弗得注猶栖栖也 ▲不遑於暖席一班固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暖而墨突不得黔 ▲吾非斯一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云云 ○又子路從而後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 ▲果哉一事見憲問篇 ○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耰而不輟於爲席者寧以薪人之道而不暇於道路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爲如有求而弗得注猶栖栖也 ▲不遑於暖席一班固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暖而墨突不得黔 ▲吾非斯一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云云 ○又子路從而後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 ▲果哉一事見憲問篇 ○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耰而不輟於爲席者寧以薪人之道而不暇於道路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有是哉子之迂也云云 ▲汲汲一不息貌 ▲遑遑一字義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爲如有求而弗得注猶栖栖也 ▲不遑於暖席一班固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暖而墨突不得黔 ▲吾非斯一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云云 ○又子路從而後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 ▲果哉一事見憲問篇 ○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耰而不輟於爲席者寧以薪人之道而不暇於道路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

▲遯世一出曰之文言 ▲樂天一同上 ▲無入一出曰庸 ▲道並一同上

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
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
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
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
爲少其又能遂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
水之區淺林長谷信非皆是寒暑晦明無時
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
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
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
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
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
書札絶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
不覺累紙益於相知之淡雖已縷縷至此殊
得盡言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

孔子云語出憲問篇

恝然一垂手萬章上曰不若是恝

一一與本文錄題下有戊子字覺有所未能盡也

是嘉靖七年也先生于時五十
七歲是年十一月先生卒案年
譜是其十月之書也

諦一字義音帝審也

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會未多見喜慰不可言

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一軍務一案羊酷茲羊二月平思田二州之名七月破心寨斷藤峽十月疏請告暑日臣自往羊承之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滋甚其後湿祟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政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二云

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曲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二一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二云忘是忘簡甚麼助是助簡甚

提撕 - 撕音西亦提撕喚醒學紀聞云字出詩抑篇

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不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勿助此

說勿忘勿助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鶩鳧一字彙雁與切烹也師古云古者字前漢食貨志沿鑄鶩鹽

做箇勿助滯滯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
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
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
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眩
溺苟簡以自終其亦何樂而爲之耶

閻一生皆由舉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
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
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
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

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
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
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忿之病無一毫
意必固我則自無忿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
不必更說箇忿助孟子說忿助亦就告子得
病處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
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
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

閻一本耽作擔下卷二十二版耽閻此卷九十七版耽誤皆同案耽擔音相通俗語詞猶謂倚閻李退溪集十二云凡事姑置不行謂之倚閻

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烏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太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著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是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

不得於言是乃告子強制其心語見孟子浩然章
固大有功孟子原說程子曰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攙齊一字廣韻初銜切推也扶也
搭一字廣音答打也

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要不必攙和兼搭而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

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渾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擾和兼捨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汙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著此段最見近來眞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眞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眞誠

致良知一案自一箇至發見處一連當一氣讀之

惻怛以從兄便是承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
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眞誠惻
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
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事君
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
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
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
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
能致卻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
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
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
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
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
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
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

自有輕重厚薄一下卷三十七
版問太人與物同體條把手足
捍頭目之譬說得明詳
所謂一程子日識得則事事物
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
待人安排也安排非中太學或
問亦載之案程子以事物言之
王子以心理言之也

語大人二句中庸語
孟氏一告子下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豈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已非其心眞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豈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交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眞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

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知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

明遠一字出學而篇集註

億逆一見上

旁行一易上係辭考行而不流樂天知命

曲防一孟子告子下桓公五命曰無曲防云云非此義禮記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陳注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恐是此義言委曲防禦也

惟濬之言一和版文錄第五與陳惟濬書昔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滇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有所進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二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云云

察邇言一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詩曰蒭蕘一詩大雅板篇曰先民有言詢于蒭蕘先民古之賢人也蒭蕘采薪者

蒭一字彙古音切音芻

盡心一說見于上卷之七版中卷之七版至此益明簡矣合味其意盡

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蒭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蒭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壅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

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

說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簡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蘧瑗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生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

知之成功下中庸云及其知之一也又云及其成功一也是合說二句

專心一意亨生享字上爻之爲數爲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

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絶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直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於

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絶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二段畫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

耶一本作攬意

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急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眩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卧詹間偶遇無事遂復發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委人遠及寤寐諄諄下問而意見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意頗纏已甚悖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潛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諄諄　孟子萬章上諄諄然命之乎註諄諄丁寧貌

此卷一本以答人論學書爲第一以答周道通書以下爲第二答歐陽崇一書以下爲第三答聶文蔚一書爲第四訓蒙之前數書立志說一條合爲第五於終書右門人南大吉錄七字據年

謂吉太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見嘉靖三年則是似為得之爲然卷首德洪小序言摘錄先師手書八篇而歷舉之而未及立志訓蒙之一條而所謂五卷者亦未知其元本否則是恐後人所增而非元善之舊矣然訓蒙篇收於此書既尚矣而於其蒙養之正最不可欠也至立志說又直指精切無有過之者而學者用功當務之第一義其故從異本之次第而共存之但右南大吉錄之五字則從通行印本存之於此云○大吉即元善也

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目諸淺近其辭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

守文—龍山公第三子案世德紀海日翁行狀先生之四子長守仁次守儉次守文次守章

程子伊川節近思錄爲學及論語集注載之

與正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
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
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
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
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

考諸古訓一書經說帝下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

記曰一是禮記學記語

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
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
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
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
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
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
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

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
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日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
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
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
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
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
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實有

志氣之師—孟子公孫丑上語

右五—出論語爲政篇

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
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
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
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
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
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

責此志一近思錄爲學類明道先生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懈怠心生責此志即不

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盖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甚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

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

符契一字兼契合也契他結切○孟子離婁下若合符節注曾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若合符節言其同

訂本一年譜正德十三年四月在滁學下有此事可參考

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誠正修之說無不聚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忠恕等說無子曰之非妄也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道之習禮以肅其威儀

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推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

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

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益先
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癡者日惟
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
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
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
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
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
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

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
且吾亦將去故就可寧以告爾諸教讀其務
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
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
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眞
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

悉去一是半二月乞致仕不允
事見年譜
改廢一孟子盡心上大匠不爲
拙工改廢繩墨
蒙以一易蒙象傳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

應私心同

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憊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通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

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通習於本
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一二
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
餘則無厭苦之患而自得之美諷誦之除
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細繹反
覆抑揚其音節覺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
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
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
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
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
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傳習錄卷之中 終